

聽書者

「青

島出版社」剛剛為我出了兩本書，《忘不了》和《愛是一種好得不不了的病毒》，編輯賀林十分用心，請了第一流人才設計封面，用最好的紙，十分感謝。

受他邀請，出席了上海書展，位於上海展覽館，這座大廈建於一九五五年，所謂的俄羅斯古典主義建築風格，醜到不得了，像蛋糕多過建築物，但是看到入場的年輕人在雨中一圈圈地排隊，還要買門票入場，非常之感動。不管電子書將會多發達，紙張書永遠不會被替代，愛書者將一代代地傳下去；只要接觸過一次書香，便永遠地忘懷不了。

會場擠滿了人，所展書籍多不勝數，我走了一圈，就是沒有看到錄音書的攤位，要是在英美的話，會佔據一個位置。根據二〇一六年的數據，總銷量是六十四億美元，暢銷書一出版，必有一本有聲書跟着，這個市場，絕對不容忽略。

誰會買錄音書呢？絕大部份是一班花時間在交通上的人，與其聽那些沒有用處的咿啞吱流行曲，還是錄音書得益。

我在多年前已經上了聽書的癮，它已成為我旅行時不可缺少的伴侶，車上看書會頭暈，聽書最為舒適，當今我臨

Guidall也相當會自嘲，他說有人告訴他：我老婆認為你的聲音很性感，現在遇到了你，就不必擔心了。

在二〇一七年已經七十九歲的他，平均要花三至四天才可以錄完一本書，他說最好是不必見到作者，否則會給他種種限制。選什麼作品來讀呢？他有原則的，太重色情與暴力的不適合他的胃口，他有絕對的選擇權。

「我不過是一個演繹者，但在讀一本書時，我就變成了這個作家，盡量把書和聽者的距離拉近，但我也知道我自己的地位，我不過是一隻寄居蟹，躲在人家的幻想裡面。」他說。

「讀一本書不是大聲唸出來就行，各種人物有各種聲音，有時一本書裡有幾十個人物，有時要變男的，有時要變女的。最近我聽說有一間診所，專門教那些男的變性人，怎麼去說話像一個女人，我真想去上幾堂課呢。」他幽默地說：「在我的錄音間裡我放着一雙紅色的女人鞋，錄音時穿了上去，看看會不會女性化一點。」

最新聽的，是一連串的《警察廳長布諾》，由一個叫Martin Walker的英國人寫法國鄉村的偵探小說，結合了懸疑和美食，人物十分可愛，一聽就不能罷休。

我們在香港曾努力推廣錄音書，但都不成氣候，在內地，出版商的第一個反應是：「投資了那麼多錢，會不會給人一下子盜版？」

睡之前也一定聽書，像媽媽說故事給孩子聽一樣，聽呀聽，就入睡了，這是多麼美妙的一種感覺！

最初是買CD聽，經過外國書店必進去找，大型書店必有一些專櫃出售各種各樣的錄音書，從小說到傳記，還有各類的幽默小品，都能輕輕鬆鬆聽完，美國有一個網站叫Audible，不妨試聽。

偶爾也聽一些經典的文學著作，像《唐·吉歌德》和《罪與罰》等，但始終喜歡偵探小說，由福爾摩斯聽起，到老太太克麗絲蒂，重聽又重聽，百聽不

厭，發現最近寫得好的是Jo Nesbo，他的《雪人》也很快被拍成電影，另外層次沒那麼高的有Daniel Silva一連串的殺手故事，這位作者還沒有受到荷李活的重視，但今後也一定會像占士邦一樣一集集拍下去。

《罪與罰》和Daniel Silva作品都是同一個人讀的，此君叫George Guidall，已被譽為錄音書帝王，他一共讀了一千三百本書，都聽得令人着迷，有些聽者還不顧書的作者是誰，走進書店或圖書館說：「給我一本George Guidall讀的書！」



當今，防盜版的技術已愈來愈進步，做得最有規模的是《金庸聽書》，可以一本本買，或者一整套買，我早已購入，重溫各部金庸小說。可惜聽起來沒有外國的錄音書那麼順暢，但這只是小疵，大毛病是臨睡前一聽，就不想睡覺了。

趁着這次的書展，又與山東出版社聊起出錄音書的事，他們是一個很年輕又很努力的機構，曾經請人唸一些我的書給我試聽，但選的聲音都很蒼老，與我的輕鬆內容有點距離，這次他們說要重新組織一下。

怎麼出呢？我建議外表和原著一

樣，打開了就是一隻CD和一本書，要看要聽都行，如果對錄音書沒有興趣，也可以當成買一本書送一隻錄音CD當贈品，不妨嘗試，我一直說：「肯試，成功的機會是五十五十；不試，成功的機會是零。」

目前，錄音書有興起的跡象，大陸一個叫「喜馬拉雅」的網站已有很多人聽。肯開始，就已經是踏出第一步了，希望這個市場能日漸成熟，也是愛書人的另外一個途徑，好事一樁。圖

余英